



爱情呵 你在哪里

5  
8

PDF



《杜鹃啼血》中的杜厚田

大鵬馬香  
北山四小孩  
懷滿腔  
李中夏月  
蓮芳作



《杜鹃啼血》中的大鵬

## 剧中人物 插图选

李莲芳 画



《爱情呵，你在哪里》中的  
陆黎明 罗小春 张柳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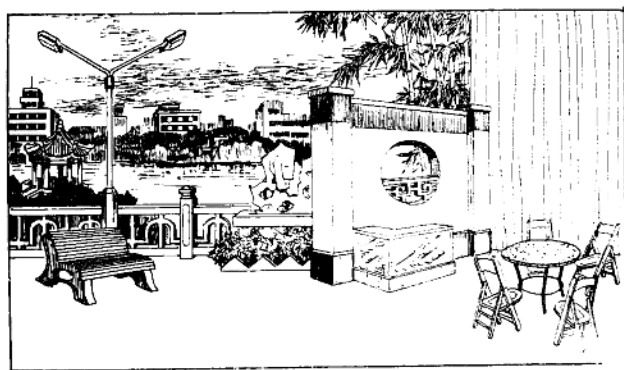
《依智高归来》中的依智高

舞  
美  
设  
计  
图  
选  
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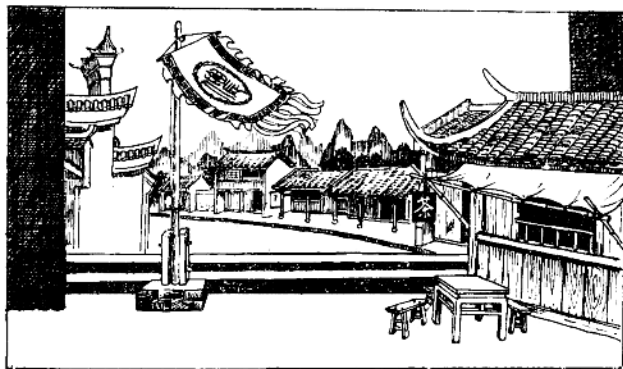
邓  
邨  
绘



彩调剧《杜鹃啼血》第一场



话剧《爱情呵，你在哪里》第一场



新编历史剧《依智高归宋》第二场

# 爱情啊 你在哪里

(戏剧集)

## 目 录

四场悲剧

杜鹃啼血.....陶源 (2)

小戏曲

双相亲.....宋安群 石磊 (25)

新编历史剧

侬智高归宋.....高毅 (34)

小戏曲

今天星期几.....周灼然 (58)

八场喜剧

爱情啊 你在哪里.....汪骏 陈浩生 (89)

封面设计.....冯振新





人物：

- 杜厚田 ——五十多岁，老实敦厚的农民，  
大 鹃 ——三十多岁，厚田的大女儿。  
小 鹃 ——二十多岁，厚田的小女儿。  
春 和 ——三十多岁，大鹃的丈夫，长  
村生产队队长。  
春 乐 ——二十多岁，春和的叔伯兄弟，  
小鹃的对象。  
阿鹃妈 ——五十多岁，厚田的老伴。  
香 妹 ——十三岁，大鹃的女儿。  
贾 义 ——五十多岁，大鹃的舅爹，外  
号贾癫子。  
老 何 ——四十岁，公社供销社职工。  
左 达 ——四十多岁，机关干部，路线  
教育工作队分队长。  
马 仔 ——二十多岁，生产队民兵排长。  
社员群众若干。  
时 间： 一九七六年春。  
地 点： 南方某农村。

## 第一 场

〔长村村头。〕

〔舞台右边有一莛苍劲的老榕树，树枝上挂着一截当钟用的钢管。树荫下散放着供人们歇息的石条。左后方一面峥嵘的石壁上刷着一条醒目的条语：“大批促大干！”石壁下是河堤码头。小河里波光闪烁，河对岸层峦迭嶂。〔幕在钟声里徐徐拉开。春和打完钟，独自发愁。〕

春 和：唉！

（唱）柳枝吐绿桃花放，  
春耕播种抢时光。  
社员们出工好比羊拉屎，

敲破铁钟他不忙。

〔对岸山上传来几声杜鹃啼叫。

杜鹃叫得人心乱，

这个队长我难当！

〔大鹏抱着刚满一岁的孩子上。

大 鹏：春和。小弟烧得更厉害了，你找两块钱，我带他去卫生院看看。

春 和：两块钱？你讲得轻松！我找两分钱钳胡子都没有。

大 鹏：跟队里借来救救急嘛。

春 和：〔苦笑〕队里有现金收入的付业都砍掉了，找几角钱买牛绳都难哪！

大 鹏：〔难过地〕家里没有，队里也没有，小弟的病怎么办？

春 和：〔为难地〕实在没有办法，再秤五十斤谷子去粮所卖。

大 鹏：又卖口粮？剩下的那点粮食，熬稀饭也吃不到收新谷了。

春 和：家家都差不多，哪里痒就先抓哪里啦！人不死粮不断，到时候再想办法。

大 鹏：〔凄然地〕找个钱检药都没有，这种日子怎么过！

〔唱〕自从喊要“割尾巴”，

卖些瓜菜是发家。

养鸡养鸭要限制，

动点不批就是罚。

用钱靠把口粮卖，

挖下肉来补疮疤。

春 和：〔急阻止〕你——〔两边张望〕〔接唱〕求你莫要乱讲话，

当心辫子被人抓！

大 鹏：我讲的有假？全队就数你最胆小！

春 和：胆子小点好，小点好！上级派来的路线教育工作队坐镇在队里抓阶级斗争，最近又喊要大批促大干，推动春耕生产。正在找活把

子呢，何苦拿头去碰刀！你先回去，工作队左队长找我，我去打个转就回。（推大鹏）去吧！

〔大鹏下。杜厚田匆匆上。〕

杜厚田：春和，

春 和：爸。什么事？

杜厚田：你今天真要派工去挖掉岭坪那片果苗？

春 和：〔点头〕嗯。

杜厚田：〔恳求地〕不能挖！队里其他副业都砍掉了，年终分配，一个钱也没有。再把这些果苗也挖掉，以后就更没有指望了。社员们买些油盐都没有钱啊！

春 和：工作队一定要用这片地种玉米，有什么办法。

杜厚田：你不能再找工作队商量一下吗？

春 和：我跟左队长讲过几回了，他说我光想捞钱，忘了纲，丢了线，是资本主义倾向！

杜厚田：有这么多资本主义？

春 和：嘿嘿，菩萨的胡子——随人安上去的。

杜厚田：政策也讲要搞多种经营啊？

春 和：政策归政策，现在是工作队说了算，县官不如县管！

杜厚田：我找左队长谈谈。（欲走）

春 和：〔急阻止〕爸！你不能去。这几天工作队经常问到你的情况，我心惊肉跳的，生怕出事。运动当头，人家躲还躲不及，你何必自找麻烦！

杜厚田：〔长叹〕唉！这笨头，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把人都整成老鼠了！

〔春乐与社员甲荷锄上。〕

春 乐：亲家爷。

杜厚田：派你们什么工？

社员甲：挖果苗。

春乐：讲得紧跟形势一点，叫做挖资本主义的毒根！哈……

杜厚田：（欲说又止）唉！

〔春和与厚田分头下。〕

社员甲：春乐，来，和你杀一盘。

春乐：不杀了，开工吧。

社员甲：急什么，等人来齐了再去。先杀一盘。

春乐：没有兴趣。

社员甲：来嘛！（拉破春乐的衣袖）哎哟，你的衣裳都朽了，还不缝件新的。

春乐：顾嘴巴都忙得不是手脚，哪有闲钱缝新衣！补一下照样穿。（从手指上扯下一截胶布粘衣袖破处。）

〔小鹏与一女社员扛锹上。〕

社员甲：（发现小鹏，故意逗春乐）可怜！年过二十五，衣烂无人补。再不讨老婆，日后更受苦！（把春乐推向小鹏）

春乐：（瞥小鹏一眼）唉！

（唱）三月蚂蚱叫连连，  
想讨老婆没得钱。  
大权掌在妹的手，  
妹讲哪年就哪年。

小鹏：那就再等十年吧！

春乐：十年！唉，你讲二十年，我也只好等啊！

小鹏：（忍不住笑）傻瓜！

社员甲：（向春乐）你谈什么恋爱，一点也不晓得观言察色！她嘴上讲再等十年，其实恨不得明天就过门。

小鹏：你莫嚼牙巴！

社员甲：呵，你还不承认呀，刚才我注意了，你一见春乐在这里，眼睛老往这边打墨斗线。（故意夸张地学小鹏瞄春乐）

小鹏：（笑）我敲掉你的门牙！（抡树

枝追打甲）〔社员甲四处躲避，躲到春乐背后，小鹏错手一棍敲在春乐头上。〕

春乐：哎哟！

小鹏（笑骂）替死鬼！（索性拉春乐在石条上并排坐下）谈恋爱，光明正大，我想看他，就对眉对脸看饱去，用不着偷偷瞄！

〔社员甲大笑，拉春乐下棋。老何挑杂货担子上。〕

老何：（唱）阳春三月好风光，  
村村队队耕种忙。  
我杂货担子挑肩上，  
盐糖烟酒送下乡。

〔众社员上。与老何热情地打招呼。〕

社员乙：老何，又送货下乡来啦？

老何：来啦，来啦。

社员丙：带有砂盐吗？

老何：有啊，要几斤？

社员丙：（难为情地）啊，不，你还代收土特产吗？

老何：收啊。

社员甲：我家里有两把鸭毛，麻烦你叫我妈拿出来卖了买盐。

老何：（省悟）哦——好。（感慨地）你们这个富裕队，落到社员要卖鸭毛才买得起盐，也够苦的了！

春乐：哼！

（唱）这几年花样常翻新，  
翻过来倒过去苦了农民。  
多种经营全反掉，  
一年到头无钱分。  
家庭付业挨批判，  
棍子打怕几多人！  
花正红时雨打谢，  
社员有泪肚里吞！

〔众人摇头叹气。贾义拿钓竿，拎一只甲鱼，背鱼篓，酒葫芦上。〕

老何：老贾！看你这样子，全身披挂，  
又是在河边苦战一个通宵了吧？

贾义：哈哈，老兄眼力不差！碰上你，  
算我有口福。来，秤一秤这只王  
八，换半斤酒吃。

〔老何秤鱼，付钱，打酒。〕

社员甲：阿义叔，人家买盐都没有钱，你  
还喝得起酒。

贾义：蛇有蛇路，蚓有蚓路，总不能把  
嘴巴腊起来啊。

小鹏：舅爹，家里炒红锅菜了，不留钱  
买斤把肥肉炼油，还买酒！给舅  
妈晓得，又要和你闹一架。

贾义：哈哈，莫讲没有油炒菜，就是没有  
米下锅，这酒嘛，只要买得起，  
还是要喝两口的。（呷酒）

（唱）手拿一壶酒，  
心里乐悠悠。  
醒时多烦恼，  
一醉解千愁。  
这个好朋友，  
万万不能丢！

社员甲：你还愁啊？我见你蛮快乐的嘛！

贾义：嘿嘿！我是黄连树下弹琴，苦中  
作乐呀！（喝酒）老何，你消息  
灵通，有什么新闻呀？

老何：新闻倒不少，条条都是叫人听了  
心烦的。

贾义：不听心也烦。讲嘛。

老何：刘家寨的刘四嫂你们认得吧？就  
是那个创造肥猪法的养猪能手  
呀。

众：哦——认得，她怎么啦？

老何：前天，她被逼得投河死了。

众：啊！为什么死的？

老何：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她家有架衣车，晚上给社员们缝  
衣服，得点手工钱帮补家用，给

当成搞私捞的资本主义典型，七  
斗八斗不算，还逼她卖了衣车和  
大猪退赔。她吞不下这口气，就  
寻了短路。

〔众默然。〕

社员丙：真是造孽！做工吃饭都有罪。

春乐：这些年，含冤受屈的何止她一个  
人？冤狱多得人啊！

贾义：哼！（唱京剧）“有多少苦同胞  
怨声载道，铁蹄下苦煎熬仇恨艰  
难！”

社员丁：阿义叔，你乱唱什么，还没挨整  
怕呀？

贾义：我唱样板戏也不准么？

社员丁：你怎么单单唱这两句？给工作队  
听见了，叫你挂牌上台去唱！

贾义：……好，我不唱，我不唱。我讲  
了嘛，酒还是要喝的。三杯下肚，  
万事皆休！

老何：老贾，俗话讲，药能医假病，酒  
不解真愁啊！

〔马仔内喊：“站住！站住！”香  
妹挑柴担跑上。马仔全副武装，  
持步枪追上。〕

香妹：小娘！（跑到小鹏背后）

小鹏（质问马仔）为什么欺负她？

马仔：（嘻皮笑脸）嘻嘻，她要上街卖  
柴，工作队有命令，春耕大忙，  
不准赶圩！

贾义：（故意上下打量马仔）你这个样  
子是要去——

马仔：（神气地）奉命执勤，拦圩守卡！

贾义：啊！我还以为你要去哪里打仗呢！  
不准社员赶街，也用得着你扛这  
七斤半去吓人呀！

（唱）新鲜新鲜真新鲜，  
甜酒缸里冲砂盐。  
扛枪不打反动派，



圩头圩尾赶社员！

〔众嘲笑。〕

马仔：贾癫子，你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呀？讲话要和牙齿商量过，乱吃得乱讲不得的喂！

〔左达上。〕

马仔：（腰杆硬了）喏，有胆量你找工作队讲。左队长，挑柴上街卖的，是杜厚田的外孙女。

左达：杜厚田家的？（逼向香妹）哼，小小年纪，也搞资本主义！

香妹：我不是搞资本主义。

左达：挑柴上自由市场去卖，不是搞资本主义是什么？

香妹：我是买来买作业本的。

左达：满嘴买啊卖的，受资本主义思想毒害太深了！

贾义：（讽刺地）左队长大概总没买过东西吧？

左达：你——这是什么意思？

贾义：（故意嘻皮笑脸地）咳！她没有你仔的命好，她老子没有工资拿，上学要买个作业本，只好靠自己砍柴割草来卖罗！望工作队大发慈悲，放她上街。

左达：（欲暴发，又忍住）嘿嘿，感情不能代替政策，再穷，也不能让资本主义自由泛滥。

马仔：贾癫子，你是真癫还是假癫？你敢话里带刺骂工作队啊？左队长歪歪嘴，就要斗你三天三夜！

左达：（白马仔一眼）罗嗦！

贾义：嘻嘻，马仔硬是越学越聪明了！

（唱）一块石头硬帮帮，

无勾无刺四面光。

我句句都是扎实话，

不是砒霜是冰糖。

你拍马屁要留意，

看准地方莫急忙。

莫要拍到马脚上，

免得自己挨踢伤！

左达：贾义，工作队早就宣布了，春耕大忙不准打鱼捞虾，你为什么不遵守？

贾义：嘻嘻，启禀工作队，家里没有油炒菜了，夜晚出去钓几条鱼，换斤把肥肉来炼油，误不了出工。

左达：社员们！大家要警惕资本主义的侵蚀，要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春乐：（听得刺耳）香妹，回去！

〔春乐，小腾，香妹下。〕

左达：我们的批资批修总体战，马上就要开始一个新的战役，狠狠打击资本主义暴发户！我们要用大批判开路，把春耕生产促上去！

〔左达讲话时，老何与众社员渐渐散去。贾义检钓竿欲下。〕

左达：（发现无人听他训话，火起）贾义！

〔贾义装着没听见。〕

左达：（向马仔）叫他回来！

马仔：贾癫子，回来！（跑到贾义面前）站住！

左达：把他的鱼和鱼具统统没收！（下）

〔马仔冷不防取下贾义腰间的小鱼篓。〕

马仔：（瞧篓内）呵，没得鱼，螃蟹蚂蚱也要！

贾义：好久没尝肉味了，捉几只开开荤。

马仔：哼！（倒掉螃蟹蚂蚱）

〔贾义放钓竿捉蚂，马仔拾钓竿取笑。贾义趁其不备，一个扫堂腿把他拌个四脚朝天，抬起鱼篓装螃蟹。〕

贾义：小小的螃蟹仔也想夹我，我掐断你的脚，看你横行！（拾钓竿欲

走)

马仔：把钓竿留下！

〔贾义把钓竿一甩，鱼钩恰巧钩住马仔的耳朵。〕

马仔：哎哟！钩着我的耳朵了！

〔贾义装着没看见，管自走开，拉紧鱼线。马仔喊叫着跟他跑，贾义越跑越快，痛得马仔嗷嗷叫。〕

马仔：（冲到贾义面前）贾疯子！我的耳朵都快给你钩落了，边喊你边跑！

贾义：我以为你追我没收钓竿呢。（从马仔耳上取钩）嘿嘿，其实，你这边耳朵留着也没有用，有一只耳朵听老左的话就够了。

马仔：（揉耳朵）你不要装疯装癫。你们这些资本主义势力，非狠狠打击不可！

〔贾义不屑地下。春和神色懊丧，低头上。大鹏从另一方匆匆上。〕

马仔：今天先拿杜厚田开刀，跟着就轮到——（回头不见贾义，向远处）就轮到你！

大鹏：（一惊）啊！拿我爸开刀？春和，是真的吗？

春和：（点头）工作队找我就是讲这个事。

马仔：今晚的批斗会，是对你的考验，你赶快派人布置会场。

大鹏：春和，你——

春和：我——

马仔：左队长讲了，这是严重的阶级斗争。你一定要划清界线，不能为女人丧失立场。

大鹏：（向马仔）我爸犯了什么法？

马仔：犯什么法你还装糊涂！他大养母鸭，母鸡，母兔，母猪，靠“四母”起家发了财，家里衣车、单车、闹钟、收音机、三转一响”样样齐全。是资本主义暴发户！

大鹏：啊！（向春和）爸的为人别人不知道，你还不清楚吗？

（唱）话不多讲守本分，  
苦熬苦累几十春。  
埋头出工爱集体，  
付业多亏老母亲。  
添制家私靠节省，  
何曾利己损别人？  
口问心来心问口，  
拿他开刀昧良心！

马仔：嘿，你还要为资本主义势力评功摆好！

大鹏：春和，你不能为爸讲几句公道话吗？

春和：（烦躁地）工作队这样定了，我还怎么讲？讲了也没有用！

大鹏：（气愤、伤心地）你，你真狠心！（哭着跑下）

春和：（不知所措）大鹏！大鹏！（追下）

——幕急闭。

## 第二场

〔当天中午。二幕前，大鹏上。〕

大鹏：（唱）晴天霹雳起乌云，  
越思越想越心惊。

有心回家报凶讯，（犹豫）  
又恐二老太伤心。

〔左思右想，下决心。〕

事到临头难回避，  
还须要好言安慰年迈人。

〔春和上。〕

春和：大鹄，你要去告诉爸？

大鹄不应。

春和：你讲缓和一点，莫给老人家太难过。

大鹄：哼！

春和：我晓得你怪我，你也要替我想一想，我是党员，是队长，能不服从上级吗？

（唱）大鹄莫要错怪人，  
春和不是黑良心。  
咬紧牙关忍一忍，  
求得祸消人安宁。

大鹄：讲得好听，平白无故要人家受冤屈？

春和：俗话说，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回去吧。（拉大鹄）

大鹄：（甩脱）我要去看爸。

春和：吃了晌午再去。（推大鹄下，心里矛盾重重）这怎么办，怎么办！我怎么能……不行，我要找左队长讲……

〔左达上。〕

左达：春和。

春和：左队长，今晚的批斗会，我……

左达：（板起脸）什么？动摇啦？我跟你讲了这么多，你的党性拿到哪里去了？同志，阶级斗争不是请客吃饭，是不能讲人情的。要大义灭亲！

春和：我……唉！（软下来）

左达：（笑眯眯地）你不是耽心春耕生产上不去吗？只要把批判资本主义暴发户这场斗争抓好了，生产一定会上去，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明

白了吗？

春和：我……明白了。

左达：今晚的会由你掌握会场，会开得好不好就看你啦。你要经得起考验。（掏出一份材料）这份揭发批判材料，是春乐的发言稿，你拿给他，今晚他在会上重点发言。要做好他的工作。这一炮一定要打响啊！你等会安排人布置好会场。叫杜厚田下午收工后到那里面去一下。

〔二人下。二幕开。杜厚田家庭院。〕

〔右边是正屋山墙，墙上有花窗。左前方有石块砌起的桌凳。左后方园门边翠竹婆娑。园边竹篱下堆着烂兔笼。〕

〔阿鹄妈从家里端水壶，茶碗出，放到石桌上。见地下不干净，扫地。〕

阿鹄妈：（唱）社员们忙春耕一身泥汗，  
阿鹄妈在家里倒反清闲。  
往日里家务忙得团团转，  
到如今就是煮这两三餐。  
工作队“割尾巴”越割越短，  
割了鸭割了兔拆了猪栏。  
社员们有意见又不敢讲，  
怕只怕挨批挨斗添麻烦。

〔小鹏扛锹上。〕

小鹏：妈，爸还没回来呀？（放锹，坐下喝水）

阿鹄妈：回来了，又背起草筐出去啦。队里那条老水母快要生仔了，他去割点嫩草喂牛。（唠叨地）都五十几的人了，一天忙到黑，总不肯歇一下，累出病来就好了！

小鹏：他的身体还结实。

阿鹄妈：结实，结实，拖拉机开久了也要

停下来抹抹油啊，你总不疼他。

小 鹏：就是你疼。

阿鹏妈：（整兔笼）这回好啦，兔子不准养了，母猪不准养了，鸭帮不准养了，鸡也限定只准养三、两只。唉，日子怎么过！你把这烂兔笼劈一劈，留来烧火。

阿鹏妈：（抓谷箩找鸡）我那两只鸡呢？咕咕——！跑到哪里去啦？一帮鸡就剩这两只了，莫搞不见去噢！（喊鸡，鸡来，喂鸡）

小 鹏：妈，我有件事和你商量。

阿鹏妈：什么事？

小 鹏：我……（不好意思开口）

阿鹏妈：有什么恁难为情的事？（想想，恍然）哦，是和春乐的事？

小 鹏：（点头）嗯！

阿鹏妈：你们想——

小 鹏：我们想春插完就办喜事。

〔春乐上，小鹏发现，示意他不要出声。〕

阿鹏妈：不行！哪样搞得恁急忙的、一点准备都没有。

春 乐：（旁白）我思想上早就准备好了。

小 鹏：还要什么准备嘛！

〔春乐欲上前插话，小鹏急忙用力劈柴，以示制止。〕

阿鹏妈：嗨，你硬是吃了灯草，讲话轻巧。不要准备？

（唱）要想种瓜先挖坎，  
未曾插秧先耙田。  
婚姻大事莫儿戏，  
马虎日后有怨言。  
你衣裳没得多两件，  
蚊帐被子不齐全。  
先把东西准备好，  
再选日子结良缘。

春 乐：亲家娘！随便一点不要紧咯。

阿鹏妈：啊！随便？这种事都随便得的？你不要紧我要紧。

〔春乐想再讲，小鹏示意不要讲。〕

小 鹏：你有什么事？

春 乐：金龙嫂叫你马上去她家一下。

小 鹏：妈，我出去有点事。

〔二人欲走。〕

春 乐：啊，亲家娘，亲家爷回来你告诉他，我哥讲，叫他下午收工回来，去工作队左队长那里一下。

〔大鹏抱小孩上，听见春乐的话一愣。〕

阿鹏妈：什么事？

春 乐：不知道。（转身见大鹏）嫂了。

小 鹏：姐，你和妈坐，我出去一下就回。

〔春乐、小鹏下。大鹏神情木然。〕

阿鹏妈：大鹏。大鹏！你怎么啦？不舒服？

大 鹏：没什么。小弟有点发烧。。

阿鹏妈：吃了药没有？

大 鹏：吃了。

阿鹏妈：这春天孩儿面，一日变三变。冷暖不定，刚隔奶的娃仔，千万要注意保养。

〔杜厚田背草筐上，放筐。〕

杜厚田：小弟怎么啦？

阿鹏妈：发烧啦。

大 鹏：爸！

〔厚田摸孩子的额头，近看。〕

杜厚田：烧得厉害，喘气这么急。你带他去看了没有。

大 鹏：在大队卫生室得了点药来吃。

杜厚田：你没带他去公社卫生院看看？

大 鹏：（欲言又止）……

杜厚田：怎么吞吞吐吐的！

大 鹏：没有钱。

杜厚田：你怎么不早来？娃仔的病误不得，就是卖了铺盖，也要给他治病啊！



(向老伴)你去拿几块钱给大鹏。

(向女儿)先用着,不够再讲。

〔阿鹏妈下。〕

大 鹏:爸——(欲言又止)

杜厚田:(误会)春和成天忙队里的事,当这两三百号人的家,够辛苦的啦。顾不上家里,你要体谅他一点。(倒水喝)

大 鹏:(忍不住哭出声来)爸!你这样体贴他,他一点都不体贴你!

杜厚田:你——这是什么意思?

〔阿鹏妈上。〕

大 鹏:工作队要批判你,他一句话也不帮讲。

阿鹏妈:(一惊)啊!

杜厚田:(一惊,手中茶碗落地)啊!批判我?批判我什么?

大 鹏:批判你搞家庭付业,发财致富,

是资本主义……(说不下去)

阿鹏妈:这才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

杜厚田:(激动不已)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我杜厚田也成了资本主义了!我剥削了谁啊?(心里充满矛盾和痛苦)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我越搞越糊涂了!

(唱)从解放到如今二十多年,  
一颗心跟党走事事争先。  
眼看着穷日子步步改善,  
盼望着山乡长流幸福泉。  
又谁知这些年道理全变,  
满腔热望化青烟!  
没料到勤劳动反遭批判,  
收入多成罪名叫人心寒!  
难道说穷日子不该改变?  
年复年总是这两稀一干!

社会主义的好处怎么体现？

这疑团解不开只好问天！

阿鹃妈：（勾起对往事的回忆）办高级社那时，县委杨书记来我们村蹲点，领着社员干社会主义，生产节节高，家家有余粮，有钱用。大家心想，这一下社会主义的好日子来了！想不到那些群众高兴办的事这几年全成了资本主义，杨书记也成了走资派！听说斗争的时候，还挨打断了脚！

杜厚田：现在搞的这一套，越搞生产越退坡，越搞社员越穷。上面还硬讲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能是这样的吗？这个话又不能讲，讲了就遭殃！

阿鹃妈：你不讲也遭殃啦！春和也太绝情了！为什么不帮在工作队面前讲句好话？

杜厚田：不要怪他，工作队定的事情，他讲好话也没用。

大 鹃：爸，你要想开点。

杜厚田：放心吧，我受得住。你快带小弟去看病。

〔阿鹃妈给钱给大鹃，偷偷抹泪，

大 鹃：爸，春和交代，工作队左队长叫你下午收工回来，去他那里一下。

杜厚田：嗯。

阿鹃妈：春乐刚才来交代，他还存心瞒我。哼！没有一个是好心肠！

杜厚田：不怪他，人家叫他传话，关他什么事？

阿鹃妈：不怪，不怪，别人都不怪，就怪你不该搞资本主义！（抹泪）

大 鹃：妈！

杜厚田：你快去医院吧。工作队那里到时候我就去。

〔小鹏上。

小 鹃：姐，你不坐啦？

大 鹃：我要带小弟去看病。（强忍痛苦，急下）

小 鹃：爸，我和春乐商量好了，想春插完——

阿鹃妈：（痛苦地）小鹏！

小 鹃：（不解、调皮地）你反对，我找爸支持！

阿鹃妈：你——

杜厚田：什么事？

小 鹃：我们想春插完就办喜事。

杜厚田：（心烦意乱，不置可否）哦，你们看着办，先去吃晌午吧。

小 鹃：我在金龙嫂家吃了。（进屋）

阿鹃妈：这怎么行！

杜厚田：先看看上面对我怎么批吧，事情不闹大的话，喜事就让他们办。

阿鹃妈：这是什么时候……

杜厚田：少在小鹏面前唠叨，他们该成家了。年轻人的事情，不要阻拦他们。

〔二人默默一望，进屋。

〔小鸟吱喳，小鹏探身出窗口欣赏树上的小鸟，嫣然一笑，坐在窗前绣花。

小 鹃：（唱）枝上小鸟叫啾啾，  
偷看小鹏绣枕头。  
绣朵莲花十里香，  
绣对金鱼水里游。  
妈妈怕我无准备，  
我稀饭冷了自然稠（愁）。  
想着婚期日子近，  
心头乱跳脸带羞。

〔春乐上。见小鹏在窗前绣花，偷偷走到窗边，捡起一块泥扔进去，打着小鹏。

小 鹃：（惊叫）哎哟！



〔阿鹏妈内问：“小鹏，喊什么！”

〔春乐学猫叫。

小鹏：（伸头出窗，发现春乐，向内）  
没有什么，是只偷吃的猫仔跳进  
房，吓我一跳，不小心挨针扎着  
手。

〔春乐偷笑。小鹏拿着夹有枕头套  
的花绷出房。

小鹏：捣蛋鬼！

春乐：你绣什么？给我看。

小鹏：不给。

春乐：你给不给？不给我就动抢啦！

小鹏：你凶，我就是不给。

〔春乐抢花绷，小鹏四处躲避，终  
于被春乐抢去。

春乐：（看花，欣喜）并蒂莲！啊，还  
想瞞我！我们的事，春插完就办，  
定了吧？

小鹏：（故意）妈还没开口呢！（夺回  
花绷绣花）

春乐：你开口了，她还能把你锁起来？

小鹏：你急什么！

春乐：我今年都二十八了，还不急！

（唱）心想同妹早成亲，  
好比六月想天阴，  
好比天早想落雨，  
好比五更想黎明。

小鹏：急急忙忙，妈要骂人的。

春乐：怕什么！

（唱）成亲莫怕爹娘骂，  
爹娘做过后生家。  
扁担做过嫩竹笋，  
石榴结果先开花。

小鹏：（噗哧一笑）你以为光是你急，  
人家比你还急！

（唱）一棵大树二十丫，  
二十姑娘好头发，  
梳子梳来篦子篦，

中间插朵望郎花。

春乐：（唱）哥单身来妹单身，  
好比灯盏缺灯心。  
好比两条单丝线，  
正好搓拢做一根。

小鹏：（唱）未曾成亲讲在先，  
结心要结一百年。  
要学松柏绿四季，  
莫学桃李一时鲜。

春乐：（唱）阿妹只管放宽心，  
百鸟换毛鱼换鳞。  
江河变干石变土，  
阿哥不变爱妹心。

春乐：（合唱）兄妹变鸟共一山，  
变鱼同游一条滩。  
哥变七星妹变月，  
五更同路下西天。

春乐：（唱）生不离来死不离，

小鹏：（唱）死了也要共堆泥。

春乐：（唱）哥到青山变大树，

小鹏：（唱）妹变青藤去绕枝。

〔二人亲昵相偎。远处传来杜鹃的  
啼声，二人静听。

小鹏：你听，这杜鹃鸟叫得真悲伤。它  
叫些什么？

春乐：它叫：“我有冤屈，我有冤屈！”

小鹏：（笑）你瞎扯！

春乐：真的。传说古时候有一个聪明、  
漂亮的姑娘，名叫杜鹃。爱上本  
村一个名叫阿勤的后生。他们互  
相敬爱，结婚后，男耕女织，日  
子过得十分美好。一天，杜鹃在  
河边洗衣裳，被一个过路的财主  
看见。那财主被杜鹃的美丽惊呆  
了，一心要霸占杜鹃，他为了把  
杜鹃弄到手，就暗中施诡计，设  
圈套，造谣中伤杜鹃，破坏了杜  
鹃和阿勤的关系。后来，他又

强娶杜鹃，杜鹃宁死不从，跳河自尽了！她死后变成一只鸟，在村前的小山上啼叫：“我有冤屈！我有冤屈！”天长日久，叫得喉咙流血，把嘴巴都染红了。不信你看杜鹃鸟，嘴都是红的。

小 鹃：杜鹃鸟是受害人变的，难怪叫得这么凄惨！

〔马仔拎着一块黑牌上。牌上写着“资本主义暴发户杜厚田”。左达与春和跟上。〕

马 仔：（把黑牌靠在小桌边）小鹃，你爸呢？

〔小鹃不理。〕

马 仔：（向屋内喊）杜厚田！杜厚田！

〔厚田从屋内出。阿鹃妈跟出。〕

马 仔：杜厚田，工作队有事找你。

杜厚田：啊，左队长。坐，坐。（倒水）

左 达：（推开厚田送来的茶碗）杜厚田，工作队进村以来，发动群众打批资批修总体战，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你有许多问题。你打算怎么样？

杜厚田：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啊。

左 达：（冷笑）不知道？你放老实点！顽固对你没有好处的。（霍地站起来）哼！

（唱）你的问题罪不轻，  
发财致富够典型。  
钟在寺院声在外，  
“四母”起家传臭名！

马 仔：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杜厚田：（诚恳地）我搞家庭付业，从来不误集体工。事情都明摆着，叫我坦白什么？

左 达：（干笑）嘿嘿，明摆着的是现象，我要你挖根。明白吗？挖根！交代你为什么热衷于搞资本主义，

为什么对社会主义不满。要上挂下联，看看走资派是怎么鼓吹的，你是怎么紧跟的。从灵魂深处找原因。

杜厚田：（惶惑地）我热心搞资本主义？我对社会主义不满？不，不会！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我杜厚田呀！

左 达：你不要装模作样跟我演戏！一下想不通，你再想想，今晚在全大队的社员会上向群众交代。

马 仔：（拿黑牌）今晚去交代，带这块牌子去亮相！

杜厚田：（念）资本主义暴发户……（一阵昏眩）

〔小鹃与阿鹃妈赶忙扶住。〕

小 鹃：爸，爸！你硬朗一点！（扶爸坐下）

〔阿鹃妈拭泪，马仔丢木牌于地。〕

左 达：转变立场、脱胎换骨，是要经过一番痛苦的斗争啊！春和，你开导开导他。春乐，你的发言稿我看过了。你很聪明，很有培养前途。好好干吧！

春 乐：（疑惑）我……（望望小鹃）

〔左达示意，春和掏稿子交给春乐。〕

春 乐：左队长，这稿子……

右 达：（微笑点头）写得很好。今晚上你就照这稿子发言吧！

小 鹃：（见状惊愕，怒向春乐）你——卑鄙！

阿鹃妈：天那！（几乎支持不住）

春 和：妈，妈！（扶住）

阿鹃妈：（定神，推开春和）我不是你妈，我是暴发户！你给我——滚！

春 乐：小鹃！我——

小 鹃：不要讲了！

春 乐：你听我讲——

小 鹏：我不听！（举手欲打春乐耳光，  
又把手放下）我算把你们两兄弟  
看透了！从今以后，不准你再进

我家！滚！  
——幕急闭

## 第 三 场

〔前场次日。二幕前。左达拿着一  
卷报纸与马仔上。〕

左 达：昨晚的斗争会开得不错，可惜没  
有做好春乐的工作。如果他上台  
发言，效果就更好了。

马 仔：他不上台问题也不大。春和按你  
的布置，宣布他病了，托人发言。  
那些人都蒙在鼓里。你这一着棋  
真高！

左 达：斗了杜厚田，你注意收集一下群  
众的反应。

马 仔：有些人受资本主义毒害太深，当  
面不敢反对，背后不满。连你  
们工作队老王也讲这样搞太过  
火了。

左 达：哦？右倾！工作队里面也有斗争，  
你不要听他的。（举手中报纸）  
你看看这篇社论。我们要紧跟中  
央。对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要  
狠狠打击！决不能手软。

马 仔：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  
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左 达：只有紧跟上面，才有光明的前途。

马 仔：（献媚地）左队长，外面传说，  
你已经提拔当局长了，不久就要  
去上任。是吧？

左 达：哈哈，你的耳朵真尖！

马 仔：好多人都晓得了。左局长，今后  
你要多多帮助我。

左 达：（欣然点头）上面正准备从农村  
基层骨干中选拔一批国家干部，

要路线斗争觉悟高的。你的条件  
很好，要争取呀！

马 仔：（喜出望外）我？啊！我一定争  
取，一定努力争取！决不辜负局  
长的期望！

左 达：（鼓励地）好！我相信你！（下）

马 仔：（如痴如醉）国家干部！国家干  
部！我要当国家干部了！

〔小鹏上。〕

马 仔：小鹏！小鹏！这回你看清楚春乐  
这个人了吧？两面三刀！一面追  
你，一面又写材料陷害你爸。这  
种人的心肝给狗吃去了！做事要  
讲点良心嘛！人家掉下井去，他  
还要压一块大石头！缺德！今早  
工作队叫拿你爸去游村，我还背  
枪保护，防止有人打他。

小 鹏：（冷笑）嘿嘿！多谢你的好心！

马 仔：嘻嘻，我对你的一片心，天知地  
知，神知鬼知。你还看出来吗？

小 鹏：（厉声）放尊重点！

马 仔：（一惊）好，好，（旁白）心急  
吃不得滚开水。（向小鹏）我非  
常尊重你！你考虑考虑。（下）

小 鹏：流氓！

（唱）是非黑白全颠倒，  
爸爸被斗我心焦！  
恨春和主持会议不公道，  
恨春乐托人发言两面刀。  
含冤负屈无处诉，  
满腔怒气实难消！